

许雁剧作选

哦，
女人们

花城出版社



我的笔蘸着的是什么

代序

许雁

常有人问：你是用笔蘸着什么写作的？

有的女作家说，她是用笔蘸着自己的心血；有的说，蘸着泪珠，蘸着汗水……

我呢？我也常问自己。我的笔蘸着的是什么？

别人问时，我哑然。自己问时，我亦哑然。

我只知自己身上有着太多的落拓文人气，感时应物，忧景伤天。

写作时，我总希望天是阴着的，灰色的浓云，低低的、沉沉的，压着枝桠，压着屋脊，压着山峰，压着江水……望着天空，那浓云仿佛也积聚在我的心底，我的笔尖……心变得好沉，笔变得好沉。于是，那流淌出来的文字也是沉沉的，低低的，像那灰色的云。

秋天，我去香山。那红叶好美。既不红得艳丽，也不红得娇媚。我总觉得，那红叶像一个历尽人生磨难的妇人，带着苦涩的淡淡的微笑。她既不想取宠于人，更不想炫耀于世。她只是想告诉人们，严霜残酷，都无法摧毁自然之母赐予她的生命力。百花凋残了，惟有她，傲然地红着……

黄昏之际，夕阳匆匆在山巅，久久不愿沉落下去，依恋着那曾有过的灿烂辉煌。我会觉得，那山峰是一个强悍的男子，他捧着夕阳，用他的臂膀，胸膛，头颅……山峰俯在夕阳的耳畔轻轻絮语：莫回头，莫回头。沉落不是毁灭，沉落也是燃烧！

夕阳流泪了，殷红的，像血！

山峰舔去了那血红的泪，温情而执着。

于是，山峰也变得血红血红的。

哦，我嫉妒夕阳……

我又问自己了：我的笔蘸着的是什么呢？

常常望着奔腾的江水，我想像着从雪山之巅流向大海，这期间，它经历了多少坎坷曲折、多少跌宕起伏？人们只知大海的浪涛恢宏磅礴；人们可知，那每一滴都是雪山的眼泪？

还是那奔腾着的江河，有时，在我的眼里，那河床竟是干涸的。因为那一刻，我的心里干涸的。没有雪峰，没有大海……

我想，如果心干涸了，一切都将干涸！

那么，我的笔究竟蘸着的是什么呢？

忘不了那年去敦煌爬鸣沙山。连绵的沙山，逶迤的沙峰。谁都想爬上沙山的顶端，那里藏匿着神奇的诱惑力。

我拎着鞋，赤着双足，开始向上爬着。好难哟，无论你使出多大的气力，那一步总是小小的。因为在你用力的同时，双脚已经深深地陷进沙子里。吝啬的沙峰，它招摇着，却不轻易让你靠近。只一会儿的时间，我便精疲力竭了。我就势躺了下去，几乎放弃了登上顶端的念头。就在我躺倒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串歪歪斜斜、深深浅浅的脚印……哦，那是我的脚印么？多么的清

晰。既不重复别人，也不被别人所重复，那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脚印……蓦然间，我重新燃起了向上的欲念。我想，为了这脚印我愿意遭受磨难，愿意！

爬，爬，爬……我不再翘首去望沙山的峰巅，我只回首去寻觅那深深浅浅，歪歪斜斜的脚印。

当我终于站在沙山的峰顶时，我却发现，这里其实只是另一座沙山的山脚，那沙峰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于是，我又开始了新的跋涉，去踩出新的脚印……

我攀越着沙峰，其实，我痴迷的却是自己的脚印，那只属于自己的脚印……也许，它很快就会被历史和时间所湮没，然而，它曾经属于我，只属于我。

我依然无法回答，我的笔蘸着的是什么……

1990.3.29.

目 录

我的笔蘸着的是什么(代序)	1
哦,女人们 (多场次话剧)	1
我是太阳 (多场次话剧)	75
裂变 (多场次话剧)	125
人与人 (五幕话剧)	193
继母 (电视文学剧本)	279
我歌我泣 (电影文学剧本)	327
将门儿女 (电影文学剧本)	391

多场次话剧

哦，女人们

时间：现代

地点：南方某城市

人物：

沙柳——博物馆副研究员，后任副市长

杨风——某报社记者

司徒晓月——建筑设计师

黄绮霞——翻译，某部长夫人

绿原——电影演员

司徒贝贝——某宾馆公关小姐

尚大川——沙柳的丈夫

夏子佳——杨风的丈夫

齐天——军人，绿原的男朋友

刘朋朋——影迷

史剑夫——旅游者

古秘书——市政府办公室秘书

无名氏——一个神秘的中年男子

贝贝的追求者甲、乙、丙、丁

男秘书

红衣少女

白衣少女

〔幽远的深处，一尊半裸着上身的女人的雕塑。她半卧着，似有纱巾轻轻地遮掩着她的胴体。秀发披散着，很长很长，若隐若现地藏匿着玉洁冰肌似的乳房。她伸展着双臂，像在迎接着什么，祈求着什么，又像在挣脱着什么。〕

〔灯光变幻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她款款地转动着，像驾着一朵浮云。随着色彩的变幻，她时而绚丽，时而清冽；时而圣洁，时而混沌……〕

〔无名氏悄然上，沉思着向塑像走去，看不见他的脸，只能听见他那轻柔的，富于天然乐感的男中音。〕

无名氏 女人的世界，很大很大；女人的世界，很小很小……

〔塑像还在缓缓地旋转着，旋转着……〕

〔灯光渐渐隐去……一切都渐渐隐去，塑像、无名氏……〕

2

〔灯还未亮，先有一阵女人放肆的笑声。〕

〔这里是山野的一角。几块攀援着青藤野蔓的崖石，筑成了一个小小的天地。〕

〔灯亮时，绿原和贝贝笑得扭成了一团。司徒晓月坐在稍远的角落看报纸。她们在这里野餐，正烤着肉串。〕

贝 贝 （绘声绘色地说着）……这时，我问他，你真的爱我吗？他像鸡啄米似地点着头，说：爱，一千个爱，一万个爱！我说，那好吧，你到“情人崖”上给我摘一朵山花……

绿 原 什么“情人崖”？

贝 贝 唉，“情人崖”都不知道？亏你还是个大明星。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女孩子，为了考验恋人的爱情，让小伙子爬上一座高达两百多米高的断崖，采一朵山花给她，那断崖的四周，是汹涌澎湃的汪洋大海，一不小心，就会葬身万顷波涛之中。小伙子为了表明忠贞不渝的爱情，冒死爬上了那座断崖绝壁，采下了一朵山花奉献给姑娘。咱们的大梦山，也有一块几十米高的断崖，不少女孩子仿效传说中的姑娘，要自己的恋爱对象爬上那断崖去采花，大梦山的那座断崖就成了一个新的旅游点，叫“情人崖”。

绿 原 有意思。哪天，我也得让齐天爬上去，考验考验他。

贝 贝 您那位大兵练过摸爬滚打，准没问题。听我接着说……

司徒晓月 天哪，姑娘们，你们听听这段新闻……

贝贝 姑姑，我们正说话呢！

司徒晓月 （毫不理会，大声地念）“据瑞典科学杂志CLEYDN报道，一枚空间探测器，已在月球背面发现了一座城市，市内建有一个VFO基地和若干高大奇特的建筑……”

贝贝 （一点都不感兴趣，想打断）姑姑！

司徒晓月 别打断，听着，“这枚叫‘飞人’1号的探测器，已发回了关于这座由巨大城墙环绕的城市的二千多幅激光照片……”

绿原 （接过报纸）有人说，我们比人家落后至少一百年，我总不愿意承认，可是事实……

司徒晓月 可怕的还不是落后，而是在你往前走，赶上去的时候，荆棘丛生，障碍重重……

贝贝 姑姑，我抗议。

绿原 司徒姐，不谈这种沉重的话题了，还是听贝贝说点轻松的吧！

贝贝 就是嘛！你猜怎么着，那家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贝贝，为了得到你的爱，别说上“情人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惜。

绿原 （笑得不行）准是个草包，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词！写个喜剧，准上座。

贝贝 这方面的素材嘛，本人大大的有，无偿向你提供，剧名就叫《这就是男人》，怎么样？

司徒晓月 庸俗不堪！真不明白，我们的作家都怎么了？好像除了男人女人，就想不出什么题目了，什么“女人的力量”“女人的故事”“这些女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天，我看到一篇小说的题目叫《一个女人和两百零四个男人》（讲了一句上海话）吓煞人！我差点没晕过去。照我

看，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男人更让人乏味的了！

贝贝 我不同意！没有男人才显得乏味呢！（拿了一串烤肉）你们信不？如果有一个男人参加我们的野餐，这烤肉串都会变得特别有味儿！（对司徒晓月）姑姑，您压根就没谈过恋爱，根本就不了解男人，您的这番议论是心理变态！对不起，本人还有约会，得先走了，绿原姐，星期天业余剧团排练，您这位大导演可别忘了！拜拜，女人们！（下）

司徒晓月 说我心理变态，她才是心理变态！

绿原 沙柳姐她们怎么还不来呀？

司徒晓月 全是些不守信用的家伙！

绿原 来了罚她们跳迪斯科！

司徒晓月 这可罚不了沙柳！要不是因为她父亲的问题，她早成中国的乌兰诺娃了。

绿原 真的？沙柳姐爸爸什么问题？

司徒晓月 什么问题也没有，就因为是在台湾。

绿原 可是现在，只要沾点台湾味儿，比如有个什么舅舅叔叔之类的直系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官员什么的，那至少给你弄个政协委员当当！一会上天，一会入地！

〔沙柳在后面大声喊：喂，我来啦！

司徒晓月 是沙柳！这会儿才来，把脸绷起来，让她感觉感觉。

绿原 （总也绷不起来）唉呀，不行！

司徒晓月 亏你还是电影明星，像我这样。（她做了一个夸张的示范）

（沙柳上，她的头上顶着两扇芭蕉叶，一手拎着一网兜的食物，一手拎着掉了底的高跟鞋，她是光着脚丫子走上来的。再加上披着一头黑发，那模样十分怪异，可笑。

绿原 （一看到沙柳的模样，就忍不住大笑）哎哟，沙柳姐，

你……简直像个现代野人！

司徒晓月（也忍不住扑哧乐了）

沙柳（上下打量自己一番也乐了，她干脆把外面的罩裙一脱，只剩下紧身的套裙，用手打了响哨）现代野人舞！

〔沙柳顶着芭蕉叶即兴跳了起来。〕

〔绿原急忙打开小型收录机，一阵富于节奏感的乐曲，令人跃跃欲动。〕

〔绿原也乘兴起舞。她们随着乐曲或快或慢，愈跳愈兴奋，愈跳愈自如。〕

〔有人拍手赞叹着，声音是柔和的：“跳得好，好极了！”〕

〔几个女人吓了一跳。沙柳下意识地抓起芭蕉叶护在胸前，缩到司徒晓月的身后。〕

〔是无名氏，他穿着一件样子十分怪诞的长衫，像是僧侣的袈裟，又像是神父的法衣。然而，他的气质更像一个学者。他在这里观赏好一会儿了，只不过几个女人都没有察觉。〕

司徒晓月（严厉地）喂，你到这儿干什么？

无名氏（彬彬有礼地）偶尔路过这里。

司徒晓月（依然警惕地）哼，偶尔！没看到树上挂着的牌子吗？

无名氏“女人世界，男人免进”。哦，坦率地说，正是这个牌子吸引了我，我想，女人世界一定是有趣的。于是，我就情不自禁拐进来了。

司徒晓月（咬牙切齿地）哼，无聊！

无名氏世界为什么要分作男人和女人呢？如果只有夏娃或是只有亚当，世界不知要平静多少呢！

沙柳（已经穿好衣服了）那么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无名氏是啊，所以世界将永远是骚动的、不平静的。

绿原你到底是谁？

无名氏 我么？无名氏！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当然，如果什么地方也有这样一个牌子（眨了眨眼）我还会偶尔拐进去看一看的。打扰你们了。（欲走又返身）我们还会见面的，信么？不过再见面时，你们已经不是你们了。这话不懂么？我是说，再见面时，命运之神已经把你们送到一个新的生活轨道上去了。那时，你还是你么？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命运是不可知的，命运也是可知的。好了，再见，女人的世界！（他甩下一串轻柔的笑声，飘飘然地离去了）

〔几个女人都愣了许久，仿佛还沉浸在那个不速之客的娓娓谈吐、朗朗笑声之中。

〔杨风背着照相机和包，匆匆上。

杨 风 喂，你们这是怎么了？一个个都眼睛发直……

司徒晓月 （突然恼怒地）一个怪物，乌七八糟的，搅得我们头疼！

沙 柳 一个挺有意思的怪人，像个哲学家……

绿 原 形象也不错，可以上银幕。杨风姐，你要是早来一步，可以采访采访，准是一篇绝妙的文章。

杨 风 本记者不感兴趣。

司徒晓月 杨大记者，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杨 风 快给我点吃的……妇联要办《妇女论坛报》，让我去给她们摇旗呐喊。

司徒晓月 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将来要载入史册的。

杨 风 什么先驱啊？美国的女权运动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可我们这儿还在写《三寸金莲》呢！喂，沙柳，从小到现在，你当过什么长吗？

司徒晓月 她？根据我的记忆，从小学到大学，她压根就没带过“长”字。

沙柳（吃着烤肉串）谁说的？我当然带过“长”字。

司徒晓月 你当过什么长？我这个老同学怎么没这个印象？

沙柳（非常认真严肃地）小学一年级排队回家的路队长。
〔几个女人一愣，继而全都格格地笑了。沙柳自己也乐得不行。〕

司徒晓月（笑得摘下眼镜，直抹眼泪）妈吔，别气我了……路队长……队长……

杨风（收住笑声，从包里掏出一本笔记本）我从市里得到的最新消息，你们看看。

绿原（念）“……上报名单如下：市长关大中，副市长李玉林、魏朝东、沙柳……啊，沙柳姐要当副市长……”

沙柳（依然津津有味地吃着烤肉串）当然，我还要当副总理呢！

司徒晓月 同名同姓吧？

杨风 市博物馆副研究员，师范大学毕业，有海外关系，无党派人士，籍贯台湾……请问，还能是第二个沙柳吗？听市委的一位秘书说，名单已正式上报市人大常委会了，（拿出微型录音机）沙柳同志……哦，不，沙副市长，本记者正式采访您。请问，您对自己即将当选为副市长有何感想？

沙柳（这才从地上跳起来，夺过笔记本一看）……妈吔！

〔沙柳晕将过去了。〕

〔几个人同时喊着：沙柳！沙柳姐……〕

3

〔青年宫的草坪上。〕

〔绿原在指导业余剧团排练节目。〕

〔几个男青年围着司徒贝贝献殷勤，压根没听见绿原的喊声。〕

绿原 （火了）司徒贝贝！听到没有，从头来过。

贝贝 遵命，导演大人！

〔贝贝和几个男青年边唱边舞。其中一人背着吉他，为他们伴奏。〕

贝贝 （领唱领舞）

起立起立，请不要坐在那里，
吉他就是兴奋剂，
它在召唤你，

众男青年

召唤你，召唤你，

贝贝

快把快把忧伤抛九霄，
快把快把烦恼踩脚底，

众男青年

起立跳啊，跳啊起立，
跳到那精疲力竭大汗淋漓。

贝贝

生活变得更加美丽。

众男青年

生活变得更加美丽。

绿原 (大声地) 很好, 继续往下。

〔在音乐过门时, 几个男青年轮流与贝贝对舞时, 他们问同一句话: “贝贝, 你还要我怎么样?” 贝贝回答同一句话: “上‘情人崖’去采一朵花。”

〔音乐过门结束。

绿原 好, 开始第二段。

吉他手 (领唱领舞)

起立起立, 请不要坐在那里,
姑娘像那七彩虹霓,
她在等待你,

众男青年

等待你, 等待你。

吉他手

快去快去倾诉衷肠,
快去快去表明心迹,

众男青年

起立追啊, 追啊起立,
追得我热血沸腾心荡神怡,

吉他手

谁先到谁就胜利。

众男青年

谁先到谁就胜利。

众男青年 (七嘴八舌地) 贝贝, 等着我……我这就去给你采花……

〔众男青年争先恐后地跑下。

〔吉他手一时还没明白, 突然, 他把吉他往地上一放,